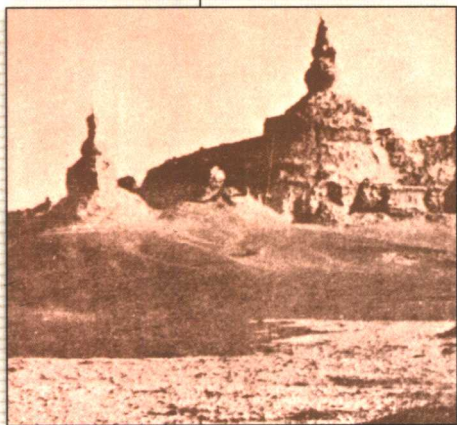


东蒙古辽代旧城 探考记（外二种）

SHIJIE HANXUE LUNCONG

世界汉学论丛



〔法〕闵宣化等著
冯承钧译



世界汉学论丛

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

(外二种)

[法] 闵宣化 等著

冯承钧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外二种/(法)闵宣化等著;
冯承钧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4

(世界汉学论丛)

ISBN 7-101-04222-8

I. 东… II. ①闵…②冯 III. 古城遗址(考古) —
内蒙古—辽代 IV. K878.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7300 号

-
- | | |
|-------|--|
| 书 名 | 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外二种) |
| 丛 书 名 | 世界汉学论丛 |
| 著 者 | [法]闵宣化等 |
| 译 者 | 冯承钧 |
| 责任编辑 | 梁 彦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7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3/4 字数 203 千字 |
| 印 数 | 1—25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4222-8/K·1784 |
| 定 价 | 20.00 元 |
-

出版说明

中华书局曾经在 20 世纪的 30—50 年代出版过一批外国汉学家名著的中文译本,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由于这些书印行的年代较早,于今已不易觅得。近年来,随着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世界汉学研究亦呈逐渐兴盛之势,读者对这些译著的索求更为迫切。经认真研究,我们决定将这些书列入“世界汉学论丛”,修订后重版,以飨读者。

我们考虑到既要保留原译著的行文风格与译文的连贯性,又要适应现在读者的阅读习惯,符合现行的译名规范,此次重版,编辑部对原书做了必要的修订:一、改定版式。原书大多为繁体竖排,字迹繁密,字号也较小,读者颇为吃力;现一律改为简体横排,新式标点,并适当放大字号。二、有些原书如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只有旧式断句,没有标点;此次逐句重新加以标点。三、书中的外国人名、地名,凡后附原文的,一律以新华社编定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及中国地名委员会编定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为参考,或改换,或出注,视具体情形酌定。四、书中的一些翻译,依照审慎的原则,据今天的习惯做了少许更定。如《罗摩延书》改为《罗摩衍那》,歹族改为傣族,兰沧江改为澜沧江,等等。五、有的旧版书后曾附有专家所做勘误表,这次则逐一对照,改正于正文中,以利读者。六、原出现的印刷错误,一经发现,即予改正。

由于原书有些译者已去世多年,这些书的外文原著又很难找

到,加之我们水平有限,此次修订重版肯定还会有不少疏误之处,恳切希望得到读者朋友的批评,以俟今后再行订正。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2年6月21日

总 目 录

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	(1)
附:乘輶录笺证 ·····	(75)
西域考古记举要·····	(97)
附:中亚佛教艺术 ·····	(157)
占婆史·····	(173)
附:占城史料补遗 ·····	(272)

东 蒙 古 辽 代 旧 城 探 考 记

附：乘轺录笺证

〔法〕闵宣化 著

冯承钧 译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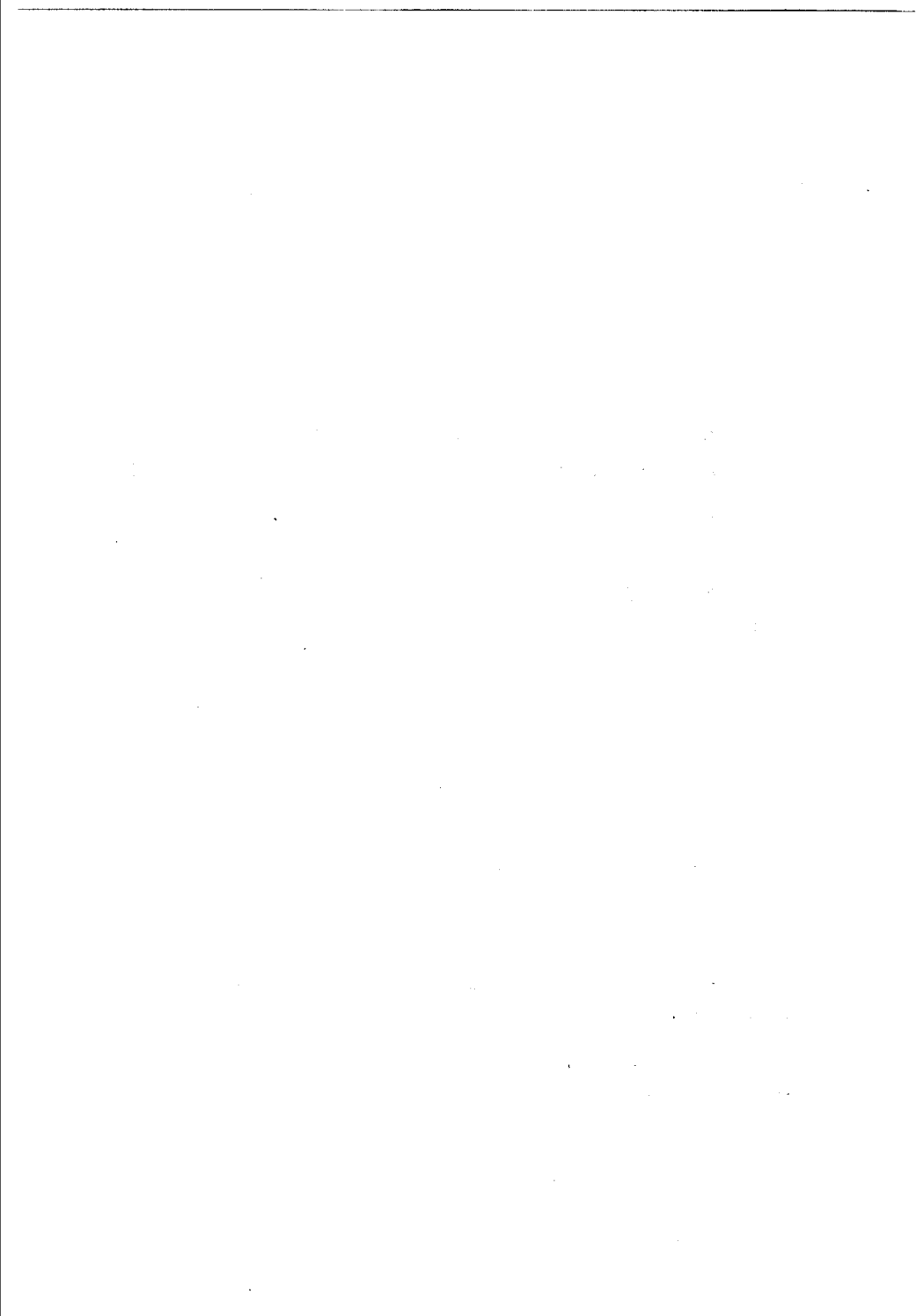
译者序	(5)
前言	(7)
薛映之行程	(9)
薛映行记疏证	(10)
潢河石桥	(13)
饶州故城	(15)
保河馆及黑水河	(19)
祖州旧城	(23)
祖山	(28)
绰庙	(30)
上京	(31)
怀州	(39)
怀陵	(41)
庆州	(44)
庆陵	(50)
边墙	(56)
次要之城	(59)
毕卢台河流域之废城	(60)
古腾河之废城	(61)
庆陵南之废城	(62)

浩珀都之废城·····	(63)
川心河之废城·····	(64)
四废城·····	(65)
卢川县城·····	(66)
契丹之墓·····	(67)
乌牛台诸墓·····	(68)
头道湾子诸墓·····	(69)
补注·····	(70)
附：乘轺录笺证·····	(75)
后记·····	(94)

译者序

中国历史应用科学方法整理，今日略具科学常识者，莫不知之。书本不可尽信也，兹举一例以明之。司马迁，西汉时人也，著所谓五帝本纪。五帝时无书，则五帝本纪之史材，必未取材于五帝时之书；只能取材于其最近数百年间留存之简策以及古代传说而已。严格言之，五帝是否有其人，尚属疑问也。予常见今人所绘之关羽像，手执唐以后所装之春秋本，后人之述古史，得无类是。今日欲知古代之史事，非取古人直接留示吾人之遗物研究不可。实地探考，科学发掘，盖为今日史学家不可少之方法。此埃及之所以能有八千年之历史也。

吾国史书少所整理。研究史学者，囿于所谓正史，故亦少所发明。近二十年始稍稍有人整理，然亦仅九牛之一毛耳。予曾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数年前先从古史着手。研究愈久，困难愈多。盖既不愿追踪马骕之剪裁事业，亦未能实地探考，与史书对证。虽读遍史书，又有何益。乃改而翻译外人已经整理之著作。此《中国之旅行家》及《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二书翻译之缘起也。近又于1922年《通报》中，获见《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Les Anciennes Villes de l'empire des grands Leao au royaume Mongol de Barin.)一文，系闵宣化(旧译牟里)神甫实地探考之成绩，将千年来无从寻觅之上京位置，一旦发现，亦整理中国史有价值之著作。爰为译出，以示今之治史学者，俾知不必远至敦煌，遍地皆有历史宝藏也。1927年7月，冯承钧识。



前 言

闵宣化君以此稿寄予，并嘱校订。顾此稿关系甚巨，除将错误显明之处，如误以薛映为富弼一点校正外，其他一仍原稿之旧。鄙意则附注于括弧之中。至其地理考证，是否正确，俟将来比较俄、日学者之著作，再事论考云。

伯希和附注。

广袤之蒙古，常为战场。历代民族更迭扰乱中国北部，侵略其城市，屠杀其人民，而为中国皇帝之忧者，已有数世纪于兹矣。

东蒙古一地，自亦不乏此类骁勇之人，契丹其一种也。

当纪元五世纪时，中国史书记述契丹之来源云：“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孟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辽史》卷三七。）

前记之潢河，即蒙古人今日文言所称之西喇木伦（Sira-muren），俗称之洒喇木伦（Sara-muren）；土河即今中国人所称之老河，蒙古人所称之老哈河（Loxa-muren）是已。马孟山在今塔保洛洼大平原之西，平地松林在潢河源附近围场以北。此高地平原，应为今日赤峰县西之大高原，即土人所称之漫垫子是也。

契丹最初即居东蒙古西喇木伦及老哈河汇流之处，其先世为东胡之余众，保鲜卑山，因号鲜卑，至太祖阿保机统一八部时始强，太宗德光于公元 938 年建大辽帝国。

辽国之历史,人已知之。中国史书中之《辽史》、《契丹国志》等书,久已为汉学家所引用,其地理方位,亦非人所不详之秘。《辽史》卷三七至卷四一所载京府州县,已甚详晰矣。在长城以内之城镇,史书记载明了,不难知为今之何地。顾长城以北各地,频经战争,如女真之侵入,元代之统治,以及明初皇帝之攻掠,昔日行政中区,已毁灭净尽。今日土人因蒙古人之传说,只能记忆二三故城之名。至若久据东蒙古之契丹民族,则忘之久矣。虽然,城镇虽毁,废址犹存,此种古迹,尚散布于蒙古各地,详细研究史地著作,终不难发见此种废址之旧名也。

契丹发源地,即在今之东蒙古巴林旗中。予之探考,仅限斯地。辽之上京,中、日、欧洲学者意见不同,迄今尚难确定为何地。此予一再旅行巴林左右二旗之动因也。予留大营子传道会二年,右旗地理知之甚稔。至左旗则已经过二次,第一次在 1912 年 9 月,第二次在 1920 年 5、6 月间。

夫欲探考上京之地理方位,应遵十二世纪时中国之一旅行家所经行之途程,辅以其他著述,收效较易也。此旅行家即《辽史》所志之薛映。

薛映之行程

沙畹(Chavannes)君于《亚细亚报》(Journal Asiatique)中(1897年5、6月刊,377至442页。1898年5、6月刊,361至439页。),已将旅行契丹、女真之中国旅行家游记译载。其间有名薛映者,即今日吾人之向导也。其留存之行记虽略,然不乏地理知识。其与胡峤之《陷虏记》异者,自中京至上京,明载路程,且迳向北行,较之迂曲绕行之迹为易寻也。

据《辽史》卷三七《地理志》所引:“宋大中祥符九年(西元1016年),薛映记曰:‘上京者,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馆。七十里至崇信馆。九十里至广宁馆。五十里至姚家寨馆。五十里至咸宁馆。三十里渡潢水石桥。旁有饶州,唐于契丹尝置饶乐,今渤海人居之。五十里保和馆,渡黑水河。七十里宣化馆。五十里长泰馆。馆西二十里有佛舍民居,即祖州。又四十里,至临潢府。自过崇信馆,乃契丹旧境,其南奚地也。入西门,门曰金德,内有临潢馆子城。东门曰顺阳。北行至景福门,又至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临潢西北二百馀里,号凉淀。淀在馒头山南,避暑之处。多丰草。掘地丈馀,即有坚冰。’”

薛映行记疏证

吾人首应注重者，确定上京之方位也。《辽史》所引宋王曾《上契丹事》，予将有志译刊。兹将中京大定府位置于老河左岸之证据，暂不申述，仅说明该处有大明城废址（大明或为大宁之转。考辽金之大定，即元之大宁，盖北方之京语，n 声逐渐变为 m 声，东蒙古亦两声混而不分，如棉花读如 Niao-houa 之类是也。）。此城在老河左岸，昆都河及霍尔霍河之间。兹举一事以证大明即为中京大定。据王曾所述，中京大定府城，城内西南隅有小冈，东蒙古各故城中具有此地势者，惟有斯城。除不信赖王曾之说外，实无法反证今之大明废城，非辽之中京也。况王曾之说外，尚有证实王曾所述之材料欤？

薛映自中京至上京之行程中，有一最重要之点，足以指示吾人者，潢水石桥是也。石桥以南各站，吾人现在固无法探考，盖薛映《行记》只记载所宿馆舍之名，及其间之距离而已。第昔日东蒙古有居民之处甚多，欲知此种馆舍之所在甚难。薛映并未识及山岳城村之名，即其所述之水道，亦未完全留示后人。

虽然，其行程则明言自南而北，自中京至上京也。由此推之，其所经之路程，大致首途于今日之大明，经西桥、楼子店、糖房营子，而抵今日之赤峰县（Olan-Xata）。此道山岳甚多，不容另觅他道。此外更有一道，循老河行，经二十家子、高粮杆子店、没里河、大拉明安，而抵赤峰，然又与“正北”之记载不合，薛映必未经行此

途也。

薛映并未经过高州及松江州,否则必于行记志及。其行程在二州之间,可无疑也。薛映至赤峰附近渡英金河。其渡英金河必不在上游。如在上游,须渡锡伯河、半拉箭川、英金河三水,绕道甚远也。稍明此地路途者,必以为欲赴巴林桥,必经大木头沟。至此始有歧道。再经四道沟梁、乌丹城,而抵石桥。

由大木头沟向西北行,另有一道过沙子梁、杜家地。登高原,过三叉口。下高原,过广德宫、黑水梁、七棵樹,而至石桥。

自大明至石桥,并不循水道流域行。盖此处流水方向为西东,而薛映行程为南北也。是其行程所经,必越山渡河。顾此处山岳,非到处可越者,须经队商可越之峡道。此种峡道,予以为大致今昔多同也。旧道固有变更者,如黑水梁峡道,昔日在山峡之中,今山峡已凹落,峡道改在西面山腹之上矣。

薛映经过乌丹城,亦非不可能之事,盖此途较黑水梁一道远近相距不多也。自赤峰至乌丹一百八十里,自乌丹至石桥一百二十里,都三百里。黑水梁一道则有二百八九十里。难者曰,薛映如经乌丹,必志及今日尚可见乌丹城之废址。殊未知此城辽时尚未建筑,元时始有之。斯又不足证明薛映未经此道也。

《辽史》所志薛映之行程不一。卷三十七所引薛映记曰:“八十里至松山馆。”而卷末又增改为“八十里至临都。四十里至官窑。七十里至松山馆。”

据此二说,自中京至石桥,由前一说为三百七十里,由后一说为四百八十里。予曾计算路程,自大明经沙子梁、黑水梁至石桥,约五百里。如经乌丹城,当不止此数。由是观之,《辽史》前记有缺文,后记乃根据富弼之行程改正也。